

廣瘟疫論

下

廣瘟疫論卷之二

一辨氣

風寒氣從外收，飲入內，病無臭氣觸人。間有作臭氣者，必待數日，轉陽明府證之時，亦只作腐氣，不作屍氣。瘟疫氣從中蒸達於外，病卽有臭氣觸人。輕則盈於床帳，重則蒸然一室。且專作屍氣，不作腐氣。以人身藏府氣血津液得生氣則香，得敗氣則臭。瘟疫敗氣也。人受之，自藏府蒸出於肌表，氣血津液逢蒸而敗，因敗而溢，出有盛衰，亢塞有遠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氣：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腎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雜氣，非臊非

腥非焦非腐其觸人不可名狀非鼻觀精者不能辨之試
察廁間糞氣與凶地屍氣自判然矣辨之既明治之毋惑
知爲瘟疫而非傷寒則凡於頭痛發熱諸表證不得誤用
辛溫發散於諸裏證當清當下者亦不得遲回瞻顧矣

二辨色

風寒主收斂斂則急面色多繃急而光潔瘟疫主蒸散散
則緩面色多鬆緩而垢晦人受蒸氣則津液上溢於面頭
目之間多垢滯或如油膩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
之色也一見此色雖頭痛發熱不宜用辛熱發散一見
青黃燥渴諸裏證即宜攻下不可拘於下不厭瀉之說

三辨舌

風寒在表。舌多無苔。卽有白苔。亦薄而滑。漸傳入裏。方由白而黃。由黃而燥。由燥而黑。瘟疫一見頭痛發熱。舌上卽有白苔。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黃。或粗如積粉。若傳經入胃。則兼二三色。又有白苔卽燥。與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苔類風寒。以兼濕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時。舌苔白厚。異於傷寒。能辨於在表時。不用辛溫發散入裏。祇而用清涼攻下。斯得矣。

四辨神

風寒之邪傷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頭痛作寒熱。

之類皆自知之。至傳裏入胃。始神昏譫語。緣風寒爲天地正氣。人氣與之乖忤而後成邪。故其氣不昏人神情也。瘟疫初起。令人神情異常。而不知所苦。大槩煩燥者居多。或如癡如醉。擾亂驚悸。及問其何所苦。則不自知。卽間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夢寐不安。閉目卽有所見。有所見卽譫妄之根。緣瘟疫爲天地邪氣。中人病中物。物傷故其氣專昏人神情也。

五辨脈

瘟疫之脈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別。風寒從皮毛而入。一二日脈多浮。或兼緊。兼緩。兼洪。而皆浮。迨

傳入裏始不見浮脈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痙瘓從中
道而變自裏出表一二日脈多沉迨自裏出表脈始不沉
乃不浮不沉而數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數則模糊
而不清楚其初起脈沉遲勿作陰寒斷沉者邪在裏也遲
者邪在陰分也脈象同於陰寒而氣色舌苔神情依前諸
法辨之自不同於陰寒或數而無力亦勿作虛視緣熱蒸
氣散脈不能鼓指但當解熱不宜補氣受病之因有不同
故同脈而異斷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氣

風主疎泄寒主凝泣二氣雖有不同然皆冷而不執其中

人也鬱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均宜溫散。麻黃湯、桂枝湯、芍藥湯、十神神木等方，皆散寒之劑。非解熱之劑。時行之氣屬濕溫，二氣合成熱而不冷。其中人也立蒸而腐敗。方其初傳在表，卽宜涼解。大青龍湯、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湯、葳蕤湯、大羌活湯、人參敗毒散，皆解熱之劑。非散寒之劑也。以解熱之劑治風寒，輕則寒中嘔利，重則厥逆亡陽，以散寒之劑治瘟疫，輕則衄渴譫妄，重則枯竭亡陰。此氣之不可不辨也。泣通瀉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受

風寒從表入裏，自皮毛而肌肉而筋脈而胸膈而腸胃一

層漸深一層不能越此而入彼故汗不厭早下不厭遲爲和爲解淺深毫不可紊以其氣皆屬冷一層收斂入一層必待寒化爲熱邪斂入內方可攻下涼解否則邪未入裏預用攻利涼解虛其裏氣反引表邪內陷而成結胸痞利諸險證也時證從口鼻而入先中中焦後變九傳其傳自裏出表雖出表而裏未必全無邪留經過之半表未必全無邪干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爲和爲解淺深必不可拘以其氣皆屬熱熱能作蒸不必鬱變而此蒸即帶彼熱當其未出表時強欲溫表在始則引毒熱成燎原之勢爲斑痧狂喘諸凶在未則傷真陰爲枯槁沉昏厥逆諸危也

辨傳經

溫疫傳經與風寒不同。風寒從表入裏，故必從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入胃。若溫疫則邪從中道而出表入裏，惟視人何經本氣之強弱爲傳變。故吳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後裏者，有先裏後表者，有但表不裏者，有但裏不表者，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二句吳又可本作有表裏偏勝者一併有表面再表者，有裏面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此爲九傳。愚按所謂表者，發熱惡寒、頭痛、頭眩、項強、背痛、腰疼、腿膝足脛酸痛、自汗、無汗及頭腫、面腫、耳目亦腫、項腫、發斑、發疹皆是。所謂裏者，渴、嘔、胸滿、腹滿、腹痛、脇滿、脇痛、大便不通、大便泄。

瀉小便不通小便黃赤濇痛及煩躁譫妄沉昏舌燥舌卷
舌強口咽赤爛皆是在風寒從表入裏裏證必待漸次閉
鬱而成故見表證不必兼見裏證且入裏之後表多自解
故見裏證之後不必復見表證若瘟疫本從中道而出表
故見表證時未有不兼一二裏證者且未有不兼見一二
半表裏之少陽證者仲景所云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三陽合病
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皆指瘟疫
言非指風寒言也且瘟疫屬蒸氣出表入裏原自不常有
入裏下之而餘邪不盡仍可出表者嘗見譫妄沉昏之後

以上八則議
論詳明辨
風寒與瘧
疫言向而
誤指示不
蓋風寒自
外而內瘧
疫則自內
而外相似
遂相互也

病愈數日復見頭疼發熱復從汗解者此所謂表而再表
風寒必無是也更有下證全具用承氣湯後裡氣通而表
亦達頭痛發熱得汗而解移時復見舌黑胸滿腹痛譫妄
仍待大下而後愈者此所謂裏而再表風寒必無是也若
夫表裏分傳之證風寒十無一二瘧證十有六七但據傳
經之專雜以辨之一經專見一經證者多風寒一經雜見
二三經證者多瘧證日久漸轉屬者多風寒一日驟傳一
二經或二三經者多瘧證則雖病有變態而風寒不混於
瘧證瘧證不混於風寒施治自無訛誤矣

至若辨氣辨色辨舌辨神俱已清楚而投之以治瘧之

藥復有不效者。則以時疫有獨發有兼夾他證之故。是以辨時疫異於他證矣。至夾他證者。則此人時疫與彼人時疫。又有不同。尤當細辨其兼證。凡五種夾證。凡十種。詳列於後。

兼寒

其一有兼寒者。初起一二日。頭痛發熱。身痛惡寒。諸表證悉與時疫同。而以脉辨則不同。時疫多軟散而不浮。兼寒則多浮數。浮弦浮大。甚至有浮緊者。再以證辨。亦微有不同。時疫多渴。兼寒則無汗爲異。亦異於單受寒者。單受寒無煩躁。口苦。口臭。證。時疫兼寒。必有煩躁。口苦。口臭。證也。

一遇此等更當辨其受寒與時疫孰輕孰重。疫重寒輕者煩躁證多無汗惡寒證少則當以敗毒散加知母石膏或達原飲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尤捷。寒重疫輕者寒無汗證必甚煩躁必輕則只用敗毒散其寒束於外無汗惡寒既甚疫鬱於內煩躁更甚者冬月大青龍湯可借用餘月九味羌活湯最爲的當。此證若治寒遺疫必有斑黃狂衄之變治疫遺寒復有厥逆嘔利胸腹痞滿之憂馴至沉困者不少不可不知。然此皆爲初起一二日言也若日久則邪疫勃發表寒不能自存而變爲熱則惟以治疫之法治之而已。

傷風脈浮
時疫脈數

兼風

其一有兼風者初起一二日表證與時疫悉同惟鼻塞鼻
鳴嚏噴咳嗽與時疫略異脈亦多浮而與時疫之不浮不
沉而數者微異治法不大相遠卽於時疫諸方中加荆防
咳加前胡杏仁蘇子而已大抵時疫着寒能令病勢增重
兼風反令病勢易解以寒主凝泣則疫邪內鬱鬱一分病
勢增痼一分風主游揚則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勢解散一
分泣全清

兼暑

時疫兼寒兼風四時皆有至若兼暑一證惟長夏有之初

起一二日與時疫無異。只胸滿嘔利爲異。而脈則兼弦細。

此遲不似時疫不浮不沉而數。治法於時疫諸方中微減。

發表之味。加用羌卽不用獨用柴。卽不用前蓋時疫多汗。

暑證更多汗。兩邪逼出表。汗則表必虛。故發表之味不可。

重複也。寒潤之藥尤宜減。清熱之味亦宜減。以邪從表出。

鬱熱必輕。過用清涼恐致寒中而增嘔脹泄利。況表氣太。

泄。裡氣必虛。易犯厥脫之證。故清涼寒潤不可太多也。最。

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木通爲上。滑石次之。猪苓赤茯苓澤。

瀉又次之。蓋分利則暑與疫皆從清道而出。邪有去路。正。

不必徒以寒涼逆折取效也。間有表見身痛。宜用香薷理。

見腹滿宜用蒼朮者。再時疫兼暑則病勢反緩以疫中瘟氣屬亢陽暑爲陽中之陰陽得陰則解雖不能盡解然得一分陰氣則和一分亢陽每見時疫兼暑其譫妄舌燥諸證反緩者職此故也。

兼瘧

時疫有似瘧有轉瘧有兼瘧之不同用藥亦有微異似瘧者寒熱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時無定也時疫初起多有之轉瘧者時疫譫妄煩渴大劇之後已經大汗大下仍有餘邪不解復作寒熱轉成瘧象也時疫末路多有之兼瘧之證乃寒暑時疫合病也其證寒熱有常期瘧證

全具。但熱多寒少。且多燥渴擾亂。熱勢迅速。神情昏憤。穢
氣觸人爲異。秋令多有之。時疫所以似瘧者。因邪氣盤錯
於募原。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裡而未得空隙。故見半
表半裡之少陽證也。治法宜達原。飲加柴胡爲主。時疫所
以轉瘧者。因汗下後邪氣已衰。正氣來復。邪正相爭。故在
先。陽氣獨亢。有熱無寒者。今則以陰液漸回。而寒熱相爭
矣。在先邪氣秉綱。晝夜燥熱無休也。時者。今則邪氣漸退
正氣漸復。而寒熱發作有時矣。治法以養正爲主。祛邪佐
之。小柴胡湯炙甘草湯柴胡四物湯參胡三白湯。量餘邪
之盛衰。視陰陽之盈虛。酌而用之。至若兼瘧之證。最爲難